

寻找远方的乐章

陈志峰 / 著

小说

Coletção Literatura
de Macau

澳門基金會
FUNDAÇÃO MACAU



中华文学基金会

本丛书由澳门基金会及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出版

作家出版社

· 小说 ·

寻找远方的乐章

陈志峰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远方的乐章 / 陈志峰 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6. 9

(澳门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9186-3

I. ①寻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小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1291号

寻找远方的乐章

作 者: 陈志峰

责任编辑: 冯京丽 王 烨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ajia@zuoa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a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3 × 214

字 数: 240千

印 张: 10.375

版 次: 2016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186-3

定 价: 2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CONTENTS

寻找远方的乐章 · 001
寻根 · 深巷 · 020
寻根 · 寻梦 · 037
陶片 · 071
独臂将军 · 098
朱仙宝诞 · 129
甲戌风灾 · 162
一九六六、一九九九 · 175
法朵 · 208
奇迹的世代 · 221
拿起吉他的父亲 · 252
泪干 · 255
黄昏的追忆 · 259
久违了那年夏天的感觉 · 263
精灵 · 267
旧同学 · 272
暗恋 · 小兰 · 277

电梯艳遇 · 285

罗拉 · 292

佩蕾的舞步 · 302

无题 · 314

寻找远方的乐章

自从我在这里工作以后，我变成了一个为人守梦的人。

我踏着疲惫的步伐，走向小会议室。今天，我要接见一位求职者，她应征我校小学教员的工作。本来我的秘书早就把她的履历送到我的案头，可是我要赶紧编订下学年年度的教程，忙得不可开交，根本没时间审阅她的档案。反正小学部聘任的决策权落在那边的主任身上，作为中学教务主任的我，也只是例行出席面试而已。

一如以往，我总是尽可能早到，坐好等待别人是我的习惯，这一来比较礼貌，也给自己留一点空间，好让我有时间去观察应征者的表现，因为由应征者进来的一刻开始，从他们的小动作之中，我大概可以了解他们的性格。

观人入微可算是我的天赋本钱，我就是凭着这小伎俩，这些年来为学校立了不少功劳，加上某些因缘际遇，我只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，就坐上了这所学校的中学教务主任的位置，有很多前辈花了一生的光阴也得不到这个职位，而我却手到擒来，之前一段时间的确惹来很多不必要的误会。但是，我以行动代替说话，在一致被看淡的情况下，花了三年时间，我校校誉不跌反升，校务蒸蒸日上，把心有微言的前辈们都给折服了。于是，我成了教育界的一个小神话。

但是，我却不为此感到特别高兴，因为我的兴趣并不在于此，曾经有一个时期，我比较向往前线的教学工作，因为百

分百接触学生才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教学。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每个个体都有着不同的性格，每天都可能过得有笑有泪，师生之间可以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，大家呼吸着同一室的空气，彼此的生命好像紧扣在一起，血脉相连，共同在迷惘中探索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。但是，直到有一天，澳洲那边传来了亚健的死讯。在澳洲的一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意外，一辆跑车以时速二百二十公里失控翻侧，车毁人亡。那辆本田披露，撞毁后外形变成了根本不能称得上是车的东西，只是一堆被无情扭曲的废铁而已。自此之后，我体内某些热诚的东西不知不觉地溜走，而且是一去不复返了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已经不太可能在教育前线工作，我想因为我生命的某部分随着亚健的离去而死掉了，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的全部，我以某部分精神残存在这世上。因此，我选择了从事学校行政工作，不再回到学生们的中间，不再共享他们的一切了。因为如果我仍然在教学前线当中，我怕无时无刻都会看见亚健的影子。

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抖擞了精神，投入自己的工作。门慢慢地打开来，首先是小学教务主任进来，她无时无刻都是踏着急速的步伐，每次看见她喘吁吁的样子，心中不禁一乐，这个可谓是典型的无事忙的模范。可是，她对于教学的执着和热忱，却叫我不得不肃然起敬。

接着，一位少女徐徐地走了进来，身形婀娜，举止雅静，一袭素衣，一尾青裙，束起的发丝，在清秀的容颜后有节奏地摇曳，双颊微红，给人一份亲切的感觉。

“黄主任，你好哟！”她说。说着，向我装了一个鬼脸。我起初有点惊讶，哪有如此得意忘形的应征者？我正要皱眉的时候，我认出了她，的确是她，但应该没有可能是她，怎会是她？她？不是“公主”吗？我们趁小学教务主任不留神的时候，

彼此用眼神确认一下，很快地交换了一个鬼脸。待小学教务主任坐定后，“程小姐，校友，毕业八年了，黄主任你教过她吧！”她以机关枪扫射般的语速向我发问，然后视线投向我这边来。“嗯！”我巧妙地不置可否，微微地侧了侧头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“算了算了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入正题吧！”小学教务主任不耐烦地“咆哮”着……

我赶忙收拾遇上故人的心情，换回一贯专业的态度。由衷地说，“公主”面试的表现的确无懈可击：自信、洗练、不怯场、专业、应对如流，却又不卑不亢。

面试完毕后，小学教务主任请她先到外面等一会儿。从主任的脸上流露着掩不住的兴奋，我知道“公主”一定会被聘下来。“公主”报了一笑，盈盈地推门出去，一眼也不望我。接着的五分钟光景，小学主任说尽了她的好处，我只是保持着容忍而生硬的微笑，五分钟机关枪式的轰炸，天啊！那简直厉害，多么要命的女人，我真要为她的丈夫祈祷……

终于，“公主”下学年就成为了我校的一员。

接下来，我忙着赶赴一个公开的教育研讨会，于是，不待小学教务主任正式向“公主”发出聘书，我便匆匆离开了。临行前，我跟“公主”打了个照面，她嫣然一笑，我做了个容后再谈的眼神，她报以一个鬼脸。

当我离开以后，我很奇怪为什么“公主”会回到母校应征当教员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的大学学位是在香港修读大众传意学（mass communication）。后来，我从某些同学的口中，得知“公主”在香港某大传播机构任职高层行政人员。以她的天分和不懈的努力，无论在任何工作岗位都可胜任有余。我真的不明白她为什么放弃高薪厚职、放弃大好的前途，回到这个小城，服务已经有点疲态的母校，难道她仍是放不下那件事？难

道她仍然没法忘记他的一切？难道她那带点势利和有点歇斯底里的母亲，居然不加反对？一切一切，我都没有答案，不过，反正来日方长，以后总有面谈的时候。不消一会儿，我便把“公主”的事暂时抛诸脑后，认真投入工作去。

接着半年平静地过去了。校园换上了秋天的衣裳，跟古式的建筑物是很好的配搭；校舍散发着一份内敛的肃穆，给人一种庄严但慈祥的感觉。每当我完成手头上沉重的教务工作以后，往往已是华灯初上时分，寒蝉相映，校舍显得有点乏力。在苍茫的月色下，校园古老的建筑看来有点失实，在时间流逝中它慢慢褪去了本来的光辉，给人一份古老的感觉，我享受这份古老的感觉，因为这里沉淀着无数年轻人的梦。我曾经年轻过，当然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，但是，我因为某些理由没有办法去忘怀这段青葱的岁月，于是我选择留下来，我要守着自己的梦，也要为惦记这里的人守着他们的梦。

还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，乏力的夕阳加上微凉的晚风，给人异常清新的感觉。我刚完成了手头的工作，于是便走出办公室的阳台，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，舒展一下绷紧的肌肉。我看着肃穆的校园，有一份说不出的亲切。我忽然想起“公主”，她的容颜，突然地、没有先兆地、压倒性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想来，这半年来，虽然她来了这里当小学教员，或许，由于校部的不同，除了学校几次强制性的集体工作聚会，在极多人的情况下，我从人缝中看见过她向我装出的鬼脸以外，根本没有正式碰到她，甚至一句话也没有交谈过。也许她有心避开我，也许只是没有碰面的机会而已。我曾有几次刻意向小学那边打听有关她的工作表现，一如所料，评语是无懈可击，人缘出奇的好，有爱心，深得家长和小朋友的信任。我知道后，心里有份说不出的快慰。

正要打道回府，走过校舍的长廊，打开通往操场的大门。学生们在离校钟声响起后不久已经统统回家去了。操场上空无一人，我习惯这个时候在操场走走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只是想走走而已，因为这给我平静的感觉。

经过篮球场，站在篮球筐下，我不禁有一份熟悉的感觉——多少个下午，我跟亚健在这个篮球筐下流着属于青春的汗水。亚健是一位篮球健将，中学时代，他一直代表校队比赛。他是一个多面手，除了中锋外，其他位置都能胜任，这跟我过往很相似。可是，我中学的篮球生涯远远不及亚健发热发光，他打回自己擅长和喜爱的小前锋位置，我则要迁就其他队友，改打控球后卫。心底里我是多渴望得分，得分的感觉太美妙了。可是，我未能如愿，所以我羡慕亚健，因为教练容许他任意上篮得分，尽量发挥他惊人的创意；而我呢，只是一味要为队友制造机会，没有到必要时是不能自己取分，有谁会知道我也希望得分呢？也许这就是宿命，亚健一直是任性的寻梦者，而我却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守梦者。

时间、空间、感情、往事，不断地在这里纠缠，从蒙眬的视线中窥伺，我仿佛看见亚健那矫健的身手，他最喜欢用眼神，狠狠盯着守卫的重心脚，然后以惊人的爆发力，从对手的弱点中突破，一口气间，越过对手，以优雅的姿态、以阴柔的腕力、以准确的投放，巧妙地、准确地、分毫不差地得分。动作实在太天衣无缝了，亚健啊，亚健，我真的佩服极了。失分以后，我唯有靠准确的跳投抵挡……

就是这样，我们过了无数个大汗淋漓的下午，在残阳的余晖里喘着气，拚命地练习篮球。练习过后，亚健会从储物柜中，拿出他的吉他，悠扬地弹出清新的旋律。他弹的有：Yesterday、Real love、A day in the life，当然，还有我

最爱的 Norwegian Wood。记得在那时候，我疯狂地爱上村上春树的小说，所以亚健差不多每次都为我弹 Norwegian Wood。接着，我会零碎地把村上的故事告诉亚健，他很留心听，尤其喜欢《舞、舞、舞》。他说，人生每一刻都要跳舞，即使开心、痛苦、快乐、忧伤，也要时刻地跳舞，直到跳到别人称赞，直到自己精疲力竭，直到生命的终结为止……

虽然，我们之间存在的应该是师生关系，但是，我老早就把亚健当作最好、最真挚的朋友。

有一天，亚健照常地弹起吉他。忽然，弦断了，旋律也顿时停了。亚健抬头望向蔚蓝的长空，呆呆出神，若有所思，眼中透着无穷的深远，似乎要望尽远方的天际。“黄生，你有梦想吗？”他突然打破沉默，问。“梦想？我有没有梦想？有是有的，可是应该不太可能实现了。”我心中想着。“我有梦想，也许在成人的角度来看有点傻，总之，在我内心深处，总是燃烧着某些东西，那团被我自己称为‘愿望之火’的东西，时刻都在燃烧着，你能理解吗？”说着，他把目光投向我。我想了想，心中似乎捕捉到某些什么，可是我没有办法立刻把它转化为语言，所以，我只报以一个微笑。“有时，我会忽然听到某些来自远方的声音，那是一些断断续续的、不知名的旋律，那些旋律优美但零碎，我强烈地感到我要去寻找，寻找在遥远的国度，那歌颂生命的赞歌。”亚健说着，双目闪出异样的光芒，“我想，我要离开这里，我要用吉他闯出属于我的人生道路，我要到遥远的国度，探寻音乐和生命的奥秘。”

毕业以后，他离开了，想不到，那次送别，竟然成了诀别。

亚健离开后的第二个圣诞节，他的姊姊寄来了一个小邮包，我打开，里面有一张圣诞卡，以及一盒录音带，还有亚健撞车身亡的消息。

“黄生，最近时常想起你，但不知怎的，总是觉得我们大概已经没有相见的一天，从那天在操场上就有这样的感觉。从来没有请求过你什么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说如果，我真的死了，请你别把消息告诉任何人，包括‘公主’和小筠，无论如何，保重，亚健上。”圣诞卡上是这样写的。

那盒录音带上写着亚健的字迹：《舞、舞、舞》。我曾经把音带播放出来，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，根本就是一盒空的带子。

忽然，我仿佛听到 Norwegian Wood 的旋律，我无法辨别现实和幻觉之间的差异，我已跌进了回忆的深渊……

渐渐，当我重新拥有真实的感觉时，我仍然很确定听到 Norwegian Wood 的旋律。我开始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在这个校园寂寥无人的时刻，竟然响着 Norwegian Wood 的旋律。我的思绪紊乱，实在有点怀疑，自己是否打开了什么时光隧道一般的东西，难道空间在这一刻重新整合，我跟亚健再次相遇……

当然，我立刻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学校高级行政人员，竟然有这么幼稚的奇想，简直有点过分。于是，我抖擞精神，决定去寻找歌声的来源。

我慢慢地走遍整个操场，发觉歌声是从小学唱游室那边传过来。我突然有一份奇怪的感觉：今天晚上，我首先压倒性地想起“公主”，接着死去的亚健的形象又突然在我的脑海中清晰起来。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，但我想亚健、“公主”和我，彼此总是应该存有某种特殊的联系。今天晚上，Norwegian Wood 把我们重新连线，我强烈地感到“公主”在唱游室，用吉他弹起 Norwegian Wood，她正在呼唤着我。

我踏着沉重的步伐，怀着一个秘密，去见亚健最爱但却不能爱的“公主”，我的心情比铅块更加沉重。

好不容易站在唱游室门前，里面依然奏着 Norwegian

Wood。但是感觉却比先前来得真实多了。调子虽然一样，但是歌曲中的灵魂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：亚健的 Norwegian Wood，轻快得失却了原有的风味，他总是用自己的生命弹奏起任何的乐章，任何的乐章到他的吉他弦下，总是丢掉了原有的脸孔，压倒性地换上亚健独有的对音乐、对世界、对生命的热切向往和追求；相反，“公主”的歌曲灵魂，却透着无比的冰冷，那份冰冷的感触，从我的毛孔里强行地透渗，透渗到我的血液。我的血液本来就不是很热，自从亚健死后，又无奈地冷了一半，现在又被“公主”那像来自西伯利亚冷锋般的音乐感肆意侵袭，像利刃一样，直刺我的心坎，我真有点抵受不住了。

就在我快要倒下的一刻，歌声终于停了，我乏力地倚着墙壁，再差一点我就支持不住了，我的力气不知从身体哪个部分溜走了，身心比跑完马拉松更加疲倦，整个人快要虚脱了。

忽然，唱游室中传来了号啕大哭的声音。我给吓呆了，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我冲了进去，眼前的确是“公主”，她的吉他瘫痪地丢在一旁，她坐在地上，扭着腰，伏在墙上啣哭。她的哭声，像是发泄着什么似的，“公主”原本应有的高雅早就荡然无存。可是，她那个样子才给我真实的感觉，我想：“公主”的名字，是规限，规限了她要当一个完美的学生；“公主”的名字，是束缚，束缚了她情感的流露；“公主”的名字，是枷锁，锁着她灵魂里的热情。在这一刻，她卸下了“公主”的名字，再不是人们眼中的模范，她被封杀的情感如急流一般倾泻不止。我心中呼叫着：“哭吧！哭吧！让自己哭个够吧！在这一刻，尽情地把积压多年，应该哭出来的泪水，一股脑儿全都哭出来吧！”

良久，“公主”的哭声哑了。她蠕动着乏力的身体，背靠墙壁，双手垂在身体的两侧，然后在喘着气，发出怪异的“嘿

嘿”的声音。她的脸向着我，颜色比新雪更要苍白，苍白得令人产生炫目的感觉。她的目光，散乱地投向我所在的方向，但却好像漠视我的存在一样。从她的眼光中我看不到一点实在的东西，只看见其中那无比的澄澈。那份感觉，就像从溪边，透视清澈的溪水，对水底的圆石，失去了应有的距离感一样；那份空灵的感觉，像侵蚀着我的灵魂，那一刻，天地中间的一切失去了本来的意义，我感到我渐渐失去了质量，身躯不再具体，而且变得很轻、很轻……

脑里闪过了有关“公主”和亚健的对话段落：

告诉我，我重要吗？

那还用说？

为什么要放弃我？

在你身边，我变得不再是我，那是很难具体形容的感觉，勉强说是类似压力的东西。跟你一起的日子，我无法继续我的音乐，甚至我的人生，在我身体中应该有一团正在燃烧的火。可是，在你身边，那团火不只不能发热发光，反而令我冷得彻骨，使我非离开你不可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也许是你太光亮了，亮得叫你周围的星星都暗淡下来。在宇宙的穹苍里，就只有“公主”星座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而我的光，却被黑洞压倒性地完全吸了进去，我已经不能再发光了。

当真是我的问题？那么她又如何？

也许是我的问题吧！但是，我如果在她的身边，音乐的灵感又回来了，可是我压根儿就不爱她，这个

我非常肯定。但在她那里，我的音乐却有着落，所以我依赖她，我完全依赖她去得到音乐的灵感，在她的身边，我弹出属于自己的音乐。

你很自私，为了自己，却同时伤了我们两个。

你说得对，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。我爱你，却不断地伤害你；我不爱她，却也不断地伤害她。其实，我无时无刻不在自责，我的音乐，竟然建筑在两个女孩子伤心的基础上，那是真正属于我的音乐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最近，我经常听到来自远方的乐章，虽然那是零碎而不规则的，但是，那确切是向我做出呼唤，我想，我要去寻找那来自遥远而不知名国度的乐章。

算了，我不再理会你说的什么“来自遥远而不知名的乐章”，我真的很累，累得就连一丝力气也提不起来，我退出好了，这样待下去，对三方都没有好处。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办，我不可能为了你而辜负父母殷切的期望。再见了！

接着，我听到亚健的吉他声，我肯定是他的旋律，虽然我认不出是哪一段旋律，但是感触很暖，很暖……

我重新有了质量的感觉，刚才一刻脑海里闪过的对话，我无法分辨究竟纯粹是我的想象，抑或是亚健在那个时候曾经告诉过我。对于亚健和“公主”之间的记忆，我已经感到很模糊了。

我下意识地看了“公主”一眼，不禁吓了一跳，眼前的“公主”已经瘫痪在地上，胸口抽搐地起伏，口中无意义地发出“嘿嘿”的声音，眼中已失去了先前的那份澄澈，换上一团

无意义的混沌，生命的气息一点一滴从她的眼眶中流逝，面容的颜色从雪白变成紫灰。

我定了定神，暗骂自己刚才太大意了，竟然疏忽了“公主”先前的征象。我判断她应该是哮喘病发作。我被回忆弄得意识也糊涂了，竟然连自己职业的敏锐性也丢得无影无踪。我立时跑过去，脱去了自己的外衣，卷成一团，垫在“公主”的颈后。“有没有药？”我的声音好像来自远方，完全是别人的声音一样。“药……药在口袋里，是吸的类固醇，请……请快一点。”她的说话，像隔了一层玻璃膜墙传过来似的，遥远而空洞。我伸手从她的口袋里摸索，在她西裤右边的口袋里找到了类固醇吸入剂。我赶忙地拨开盖子，送上前去，她提起乏力的手接过，往口中一喷，似乎用尽全身的力气，一点一滴地吸回那流逝了的生命气息。我看见她的脸色渐渐从灰到白、从白到粉红，终于恢复原来的脸色。

“吓了一跳吧！我从小就有这个难缠的病，那真是无比的痛苦，自己根本不知道何时何地要发作起来，所以每天都要提心吊胆地过活，真的把我折腾够了。

“说也奇怪，黄生你刚才好像患了失心疯一样，看到我这发病的样子，居然像吓呆了一般，你教了这么多年书，大概对应付哮喘有一定的经验，想来也不该如此狼狈。

“那时我在想，今次也许要死了，自从我小时候知道自己患上这个可怕的疾病，我内心深处对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多大的期望，因为我是脆弱的，生命全系一线。但是，刚才我正受死亡的威胁，死亡的气息正在逼近，那是具有压倒性的力量，我无意反抗，也没有能力去反抗，死亡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。

“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了亚健，想起了他弹奏的旋律，想起了他对音乐的执着，想起了他对生命的那份锲而不舍的探

索。那时候，我肯定再次看见他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了，就连梦也没有梦过，我总是强烈地感到他已经从这个世界完全消失了，不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。但是我相信他没有死去，也许他已经到世界的另一边去了，他留下的只有符号性、象征性的某些音符而已。

“后来，亚健的印象也模糊了。我想，我该在那一刻死掉。我死了以后，一定不会到亚健那边的世界去，我只会跌落冷酷的深渊，那里比西伯利亚、格陵兰，甚至比南极更加寒冷。

“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刹那，我看到了你，你就站在那边，身上散发着一团异样的光辉。虽然有点失实，但毫无疑问那是我最后的机会。于是，我大喊，我呼叫你的名字，但你却似乎听不到。

“后来，我看见你身上的光团渐渐暗淡下来，大概你身上的光芒失去净尽的那一刻，我的生命也应画上休止符。

“渐渐，我放弃了，生命已经离我很远，我的身体冷下来，而且变得很轻，很轻……

“忽然，我听到了亚健的吉他声。虽然很遥远，但却很清晰，吉他的旋律很优美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曲调。这调子透露着充满生命律动的感触，比我记忆中亚健的任何歌曲来得更热炽、更有生命力、更能触动人的心灵。我强烈地感到他歌曲里的那份暖意。很久没有亚健的感触了，比起以往，亚健现在的那份感触来得更完全。原来的是充满棱角，处处刺痛着别人的手的感觉，现在的却比河底的卵石更加圆滑。

“我深信那一刻你应该同样听到亚健的歌曲，因为你身上暗淡了的光辉再次亮起来了，我看见你终于察觉到我的存在。心想，这次我得救了！我想大叫，可是叫不出来！我想挪动身体，可是使不出力气来！我想向你眨眼，可是眼帘像铅块一般